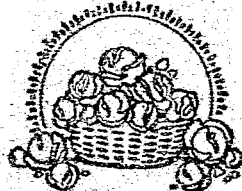


啞女軼事

編譯者 薛田資



1939

保祿印書館出版

SK
MG
T1
13



3 1761 7300 7

小說叢刊

愛仇讎	\$0.08
黑太子	\$0.12
孝子傳	\$0.12
義僕救主記	\$0.10
覆舟軼事	\$0.10
賢昆仲	\$0.10
神工奇談	\$0.07
忠厚之酬報	\$0.03

保祿印書館出版

啞女軼事

北京

第一回 喀林瑙地方幽雅 格律納家庭悲哀

德國南邊有個地方。名叫喀林瑙。此地氣候溫和。田原豐美。因而人烟稠密。村莊密布。居民性情直樸。風俗醇厚。到處都是些熱心敬主。誠意愛人的人家。臨近有些草園樹林。春天一到。百花怒放。綠草滿地。蝴蝶蟲鳥飛舞其間。歌唱十分樂意。真令人開心。在樹林的旁邊。流過一條小河。雖不甚寬。但水量充足。四時常流。每日裡有些漁船往來。在河內捕魚。夾岸的楊柳。青綠相間。微風吹動。好似波浪起伏。遠遠望去。真有無窮的變換曲折。再斜陽西照。那風影兒印在水面上。仔細看去。就彷彿水銀

道上萬馬奔馳的一般。種種風景。將這塊土。出落得真如地堂樂國一般。離岸不遠。有一所居處。建築宏大。門第莊嚴。院中的亭閣花木。布置得十分整齊。遠遠看去。竟好似一個十分快樂的家庭。日裡夜裡。也是常聽見在園裡有鷄鳴犬吠的聲音。到處也常拾掇的清潔非常。只是戶內終日無人出入。絕沒有人們喧噪的聲音。親愛的讀者。你道這是什麼人家。這就是終日沉在愁苦海裡的那位男爵格律納夫人的住宅。

諸位。你道格夫人的家裏。何以那般的寂寞。自數年以來。家門不幸。災禍接踵而來。竟使一個愉快的家庭。變成了一個苦海。二年前。她那親愛的丈夫。竟至一病不起。格夫人哭的死去活來。幸虧膝下已有二男一女。俱都性情良善。頗能安慰夫人的。

愁懷。在她丈夫殯葬的那天。格夫人親自率領着三個孩子。同到葬地。母子想起昔日團聚的快活。更想到日後的孤獨。不免又抱頭大哭。聽見的。莫不動心酸鼻。從此以後除了教訓子女。敬主愛人。繼續父志以外。世上再沒有別的希望和樂趣了。但以我們推論。夫人的兩個兒子。既都能善聽母訓。前程一定會光明起來的。這樣格夫人的將來。或者轉憂爲喜的一天。也未可知。那知天主要磨煉夫人的德行。更用了許多苦難的重担。接二連三的加在格夫人身上。丈夫死去還沒有一年。忽然天花盛行。那兩個極有希望的兒子。也竟把性命犧牲在痘疫身上。格夫人的苦處。此時較從前又猛加了十倍。只覺着死心塌地。世界上毫無半點希望了。也幸是天主教徒。臨時還不敢

自尋短見。惟有一心依靠天主。全隨他的聖意安排罷了。兒子死後。剛滿五個月。一天忽然得了兇信。說她那唯一的胞弟。在前敵上領兵打仗。現在忽然陣亡了。格夫人聽了這消息。又如半天空裡打了個霹靂。又是痛哭一場。同時追夫思子。十分悲傷。自覺活在世上沒有半點生趣。惟有剩下的小女美林。還能使自己得到一點慰藉。這美林是一個八九歲的女童。然而精明活潑。溫柔可愛。使格夫人依戀此世的。惟有這點血肉了。

第二回 外人討賬請司事 司事據理斥外人

一天格夫人坐在窗前桌旁的一把椅子上。手裡做着針黹。美林站在母親旁邊。手裡托着一本小書。大聲念給母親聽。因爲

她平常就是跟着母親讀書的。這時忽然走進一個外方人來。這人手裡拿着一張字紙進屋。又向格夫人輕輕的點了點頭。隨後說：「太太就是格律納夫人麼？」格夫人道：「是的。但不知客人到這裡有什麼事情？」這外人遂用手指着字紙道：「不瞞太太。當格先生在世。我們在大學裡都是知己的窗友。那年因地方荒亂。格君在校使用不足。當時滙兌又不通。因我二人格外知己。我便頂名與他討一宗借款。歷年以來的利息。都是我和債主清理至今。總有二十餘年。前年債主遭了官司。立逼着還他本金。本欲來府上和格君說明。忽聽說格君病故。不勝惋惜。及想到太太及諸位公子小姐。一定是傷悼非常。所以也沒敢來煩擾。不得已。便將我自己的長期存款。從銀行裏提

出來。還了債主。本不該在今天再來討煩。無奈家中人口增多。食指浩繁。度日一天難似一天。故求太太。只要將本金還我。也可多少的添補一點。至於以前代還的利息。是絕不好提到話下的。想這事格君在日。一定不能不向太太說罷。」格夫人聽他嘮嘮啣啣的說了半晌。見他說的有頭有尾。遂不覺半信半疑。又想這錢一定是借的他自己的。他不好直接說出。所以纔說是他頂名借的。便對他說。「先夫在日。從未提到此事。也許因事多忘了。不知到底借了多少錢。」那人說。「論錢數倒也有限。統共不過兩千圓。」說着將那張字紙遞給了格夫人。格夫人一聽兩千元。非同小可。必須得察個明白。切不宜造次從事。又仔細看了看那人。窮頭窮腦。帶着滿身的窮酸。不但像

一個能出借兩千元的資本家。看他言語蹊蹺。架着一臉鬼氣。倒和那坑人的騙子手一模一樣。正那時格夫人的上下使用人等都沒在家。但格夫人一個婦道人家也沒法和他對付。所以就不免有點着急。侍女呢。因為她母親在家裡病的眼看要死。已經回家去和母親行最後的一次會面了。車夫呢。給她趕車去了。其餘別的家人都在牧場裡給牲口割草。格夫人沒法遂使美林去將本家司事叫了來。這位老司事是一個忠厚老成。辦事謹慎的人。來到一看。就聲明那張契約是一張假作的。他說：「我準知道我主人去世。是萬不能留下錢債的。你這張字據是摹造的。不但沒有半點效力。還是很犯法律的。」那人聽了這話。假裝着氣的兩隻賊眼呆呆的瞪了半晌。雙手向屁

股上一拍，深深的嘆了口氣道：「那裡還有這樣的事。借人家的錢，生前不還，倒也罷了。臨死連句話也不留下。這不是起頭就要按心坑人嗎？借着歡喜，還着惱。這原是小人的把戲。不料你們這樣的大家，也會辦這種小氣的勾當。」老司事還沒等他說完，便說：「我主人生前雖然富貴寬裕，絕不妄費一錢。請問在大學裡做什麼事，能用得這宗巨款？」只見那人冷笑了一聲：「哼，真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了。至於他在家裡的舉動，咱是摸不着的。但看他在外邊的行爲，絕似一個統綽子弟。至於花錢的地方，好不多呢。上酒樓咧，闖戲院打麻雀咧，那一樣不是花錢的門子。」格夫人聽他言語侮褻，越法說的不成樣了。不願叫美林個女孩子家，聽些混張話。所以早就打發她到

園子裡玩耍去了。老司事聽那外人說的太荒誕了。氣得兩眼通紅。實在惱破了肚子。便喝道。「快滾出去。這裡沒聽慣你這種胡說八道的話。你並不認得我們的主人是誰。你怎能給他借錢。你明明的是個騙子。還敢在這裡強來支吾。」但那人並不服曲。反說。「您借錢不但不還。且老着臉皮。強來嚇人。那有這個道理。今天不還我錢。是誓不干休的。」遂和老司事你一言我一語。又是足足的舌戰了半個鐘頭。格夫人從來就溫雅謙和。是最喜愛寧靜的。那裏生過這樣的閒氣。心裏乾着急。想趕出他去。就是自己的上下人等都不在家。光那位老司事。怎能奈何得他。除了忍着氣。等着家人們回來。三拳兩腳。將他踢出門外。再沒有別的法子了。

第三回 賊騙子設計脫走 女美林園中失踪

那外方人糾纏了多時。自己心裏想。我在這裏已鬧了多時。倘若家人們一步回來。那時寡不敵衆。萬一被他們收拾起來。可就不雅觀了。不如我先使個脫身計。走爲上策。遂說道。「若你們始終不肯還債。我也沒有別的法子。俗話說得好。饞人說媒。癡人作保。我既然作了保人。那就得一不作二不休。只有闖着胆子。將你們告到法庭。叫官家給咱們斷個曲直。但那時你們別吃後悔葯呀。更不要怨我辦事鹵莽呀。」一邊說着。一邊走出去了。出了大門。向園內瞅了一瞅。便撒開腿。一溜烟向西南跑去了。

格夫人經了這一番攪擾。心中好不焦燥。那人走了以後。自己

便走到園裡。要和愛女美林談談笑笑。好舒暢一點。到了園裡。各處找了一遍。並不見美林的踪跡。以爲必是到河邊玩要去了。那時河水方漲。水流的非常湍急。格夫人恐怕孩子小。自己走到河邊。萬一不小心。吊到河裏。可就沒有命了。一面想着。不免有點驚慌。忽忽跑到河邊。站在樹底下。向四外望了多時。並不見孩子的影兒。忽然在一個陡險的地方。看見了美林。素常打水的小水壺。但美林却不在那兒。嚇的格夫人呆呆的站了一會。幾乎要暈迷過去。這時忽然來了一個牧童。手裡拿着美林的草帽兒。格夫人便趕忙問說。「這帽子你是在那裡看見拾的。」牧童說。「這帽子一定是叫水冲下去。被河岸上的柳枝擋住了的。瞧。上頭有這根美麗的藍帶子。所以我認得是美

姑娘的帽子。」夫人一聽是河水冲下去的。驚的她面如土色。不自主的伸開了兩手。面朝天。唇邊顫動着喊叫。「天主呀。千萬別叫我親愛的孩子落到水裏淹死呀。」那牧童也深深的嘆息了一口說。「太太呀。姑娘一準是淹死了。你看從他的水壺那裏。一直到水邊的那塊草。不是壓倒了麼。咳。親愛的美林啊。正才昨天。你還給了我一塊奶餅呢。」美林的媽媽這時驚的手忙脚亂。不知做什麼好了。忽然自言自語的說。「快跑。快跑。我快去把我的家人都叫了來。也許還能將孩子找着。再救上來。」他先走到司事那裡。眼淚汪汪的。「美林沒有了。她一定是吊到河裏去了。」這司事連忙將合村的人都叫了來。去找美林。然而到處都找遍了。總見不到美林的影兒。從此美林

的媽媽在世上更沒有半點兒安慰了。終日痛哭悲傷。甚至寢食皆廢。那種淒涼的慘狀。真叫人難以形容。不斷的嘆息着說。哎。天主呀。我那親愛的丈夫。和三個可愛的孩子。都棄捨了我。升了天堂。到你那裡去了。連我那忠信的兄弟。也在戰場上離開了這個苦世。回到本家去了。只有我還剩在這裏。伶仃孤苦。無依無靠。整天的沉在悲哀的深淵裏。我的田產財物。不能使我。有半點安慰。如今我舉目無親。這偌大的一個世界。如同光剩下我自己的一般。除了一心裏想和我那親愛的亡者團聚以外。再沒有別的思想了。我唯一的安慰。不在現世。是在世外的天堂。天堂常是我甜蜜的希望。在天堂上團聚。恐怕還比在世上團聚好的多呢。慈愛的天主啊。快叫我到你那裏去罷。

第四回 訪友回林內迷途 進店來心中竊喜

格夫人的兄弟柏爾基是一位有名的軍官。在前線上曾任騎兵團長。那時人人都以爲他死了。那知他依然還生在人世呢。至於他陣亡的消息傳來也並非是毫無原因的。當柏團長在前綫上的時候。因任騎軍指揮官。一日率領輕騎軍和仇人對敵。柏團長奮不顧身。領着兵士直搗敵陣。不料仇人伏兵四起。間離了柏團長和他的兵士。于是把他圍在垓心。祇因柏團長寡不敵衆。被敵人一刀刺於馬下。後面兵士見指揮受創落馬。大部份就繳了槍。束手就縛。其餘的皆四散奔逃。以爲柏團長必然傷死。卽不傷死。亦必喪命於仇人之手。豈知柏團長只是受傷甚重。並沒有搭上性命。當時被仇人領到一座炮台上。在

那裏養傷。常想着往家寄信。但總未得個相宜的機會。至于家中的消息。他是絲毫聽不見的。又待了許多時候。直到戰爭和息以後。兩方交換俘虜。柏團長纔得領着本部兵士。重歸故里。走了數日。離本家大約還有數百里的光景。來到縣城。柏團長願意叫他的部下在城裡休息幾天。離這城不遠。在一個樹林叢密的山上。有一所房舍。修的雄壯高大。好似宮殿一般。這地方的主人。是團長的一個至契的朋友。當柏團長出發的時候。曾在這裡受過人們的愛慕。所以柏團長要趁着這個機會。去拜望拜望他。藉着談談別後的闊衷。遂於按營以後。帶着一個馬弁。名叫哈士加。各駕快馬。剛剛走了一天。已經趕到。見面之後。他朋友是又驚又喜。因爲在先他也聽了外間的傳言。以爲

柏團長已經去世的了。遂急忙問了其中的情由。柏團長遂將陷敵陣及受傷被虜的話說了一遍。他朋友聽了。不住佩服。團長的忠勇。遂後團長又問了一些家中的事情。聽說自己的姐夫死了。心中十分難過。但他那三個外甥的事情。他朋友還未聽說。所以柏團長當時也無從得知。到了第二天過午。柏團長因爲回家的心盛。又因離了隊伍。自己着實放心不下。遂要告辭回營。他朋友也因爲他公務在身。不敢強意挽留。只得暫且請他回去。出門以後。兩邊各道保重。彼此說了些感謝的話。柏團長遂和哈士加跨上快馬。循着來路歸去。途中多是穿越樹林。又加上天色將晚。樹林裏漸就昏黑。遂不知不覺的走錯了路。那時正值晚秋氣色。且又地處荒野。越向前走。

越覺險惡異常。到處怪松參天。遠近布滿了可怕的黑暗。幸喜尙有一鉤嫩月。留戀天空。從樹隙間透下一線光明。將這昏夜黑威些微的減輕一點。但停了不久。牠便悠悠忽忽的沉下去了。這時天上濃雲密佈。樹林裏狂風大作。頃刻間大雨落下。雨中雜着雪片。被風一吹。直撲到二位騎士的臉上。周圍越顯的淒涼黑暗。柏團長見了這般景象。遂向哈士加道。『我們已摸索了多時。不知到了什麼地方。現在人疲馬乏。勢難再往前進。不如暫且忍着冷。在這樹底下過上一夜。等到天明再走。』哈士加說。『我看也是這樣好。待我下馬。點起一把火來。我們的饑渴。雖然無法解救。但至少也得溫暖一些。』二人下了馬。哈士加將馬拴在一棵樹上。遂在樹下找了一個背風避雨的

去處。柏團長在一乾地方坐下。哈士加便到各處去找乾草。乾樹枝生火。那知到處都叫雨濕得傾淨。找得多時。並不見有半棵乾草。只得罷了。這時大風少微的收殺了一點。二人忽然聽見在遠處有狗咬的聲音。哈士加驚喜着叫道。『啊。可好咧。離這裏不遠。一準有個村莊。或是個莊農人家。』柏團長說。『我估量着。也是如此。我們不如再上馬。向着狗叫的聲音走去。爲妙。』二人遂又跨上馬。約走了半個時刻。從樹孔裏望見在遠處有個閃閃灼灼的燈光。於是在樹林裏的深處找着一所孤立的房舍。藉着燈光。仔細一看。只見倉房。馬棚。花園。菜圃。無不畢具。房子的四週。有道高牆圍着。在廚房的爐子上。灼着一把烈火。牠的紅光。射到門外的老樹身上。將眼前的黑氣。驅除了。

一半。這住宅修的是十分堅固。窗戶外邊都架滿了鐵欄。院牆上的粉皮大半都被雨水刷吊。牆頂上布滿了蘚苔。並且有些已枯萎的蒿草籠罩着。到了近前。二人各牽着自己的馬匹。圍着院牆走了一遭。末了找着了大門。哈士加舉起拳來。往門上敲了數次。並聽不見內裡有什麼動靜。哈士加急的暴跳。用了平生力氣。大聲喊着。快開門。喊了半天。只見從一扇門上。開啟了一個小孔。聽裏邊有個聲音說道。「你們是做什麼的。」哈士加答道。「我們是行路的。在樹林裏走迷了。求你老行個方便。留我們住一夜。我們是多多報謝的。」裏面又咕咕嚕嚕說道。「哎呀。你們來的太不是時候了。你們共有幾位。」哈士加說。「就是我們兩個。此外還有兩匹馬。」裏邊道。「好。可以。那

末。一共是四個。」二人站在門外。剛聽到這裏。只見從門孔裏探出半幅又黑又醜布滿了縐紋的老臉。爲觀查外邊的情形。柏團長一見那幅面孔。心裡笑道。老天爺。好一個俊俏模樣。若我不看見她頭上戴的那婦人頭巾。我一定要說她是個老年馬兵。遂走向前去說道。『可愛的太太。請你老多多慈善一些。讓我們進去罷。』裏邊那老婦人道。『這樣就請你們進來罷。因爲你先生是一個尊貴的客人。可以住在我那體面的客屋裏。』說着已經開了大門。柏團長在頭裏走。哈士加牽着馬。隨後跟着。老婦人用手一指。向哈士加說道。『馬棚在那裏。燈在門旁邊掛着。你把燈帶過來。我給你添上油。地方乾草都足夠用的。現在就是缺少雀麥。哈士加將馬牽在棚裏。拴在槽上。

團長也願意查看查看。在那裏接排的如何。看了以後。心中頗覺滿意。老女店主此時又將大門鎖好。將鑰匙帶在自己的身邊。回來便向團長說。「可愛的少年先生。如今請你進屋裏去罷。」柏團長道。「好極啦。但還求你老人家。趕緊的給我做碗熱湯。我們都凍的直打顫顫。並且餓的這腸子。不住的轉轉亂嚮。」女店主連聲答道。「好好。就是罷。但可惜我不能伺候的這樣周到。叫先生十分滿意。今日正當着我的兒子。店主沒在家。先生你看我的兩條腿癢的很。同時又要拾掇桌子。又要做飯。還要端飯。實在忙不過來。待我先去將我的小孫女吳素拉叫來。教他常在屋內等着。以備先生使喚。那孩子就可惜是個啞吧。一句話也不會說。但別人說的話。却都能懂得。當個丫頭

使喚還能頗隨人意。大約再待半點鐘。我的兒子就可以回來。以後先生隨便要什麼都好說了。」

第五回 客室中啞女傳凶信 地穴裏忠僕探賊贓

當時柏團長走到屋裏。把被雨淋濕了的外衣脫下。就坐在靠火爐子的一把椅子上。好便宜烤火。不多一會。老婦人將吳素拉領了進來。一面笑着一面說道。「好好的聽先生使喚。先給先生深深的鞠個躬。」吳素拉給團長行過了禮。老婦人又說道。「將桌子鋪好。把飯具擺上。」一邊說着。一邊將器具遞給吳素拉就走了。團長細看這女孩。身穿一件紫紅細紗內衣。外邊套着一件元青線綢大褂。首帕。衣袖。及裙子。全用雪白的紗布做成。兩眼秋水欲滴。那一團的溫雅端正。教人一見。便起敬愛。

的念頭。但於眉目之間。顯露出一宗悲哀的顏色。從那秀麗可親的面上。現出一陣傷心的神氣。柏團長看了說道。『親愛的小姑娘。望天主降福你。可惜你不能對答我。不然。我是很樂意同你談話的。』那女孩子聽了團長的話。面上微露感謝的態度。兩眼望着團長。在那溫和的目光裏。含着痛苦求援的情狀。一手指着嘴唇。一手擺好了飯具。輕輕的嘆了口氣。出門去了。過了一會。吳素拉端了湯來。放在桌子上。柏團長遂離開爐子。走到桌邊坐下。看了看桌上的擺設。真出乎自己意料之外。桌布、飯單、都是潔白如雪。叉子、勺子、鹽盤子。都是用白銀製成的。並且那湯的滋味。更是鮮肥可口。柏團長遂極力誇贊設備的完美。招待的周至。因自言自語的道。『受了半夜的辛苦。那裏

能夢想得到。反找得這般的如意。俗話說得好。苦盡甜來。天主實是可讚美的。」只見那個女孩。眼裏含着兩包清淚。現出來的那種傷痛的氣象。真是教人難以形容。趕緊又轉過臉去。將眼用手巾仔細擦乾。掣身去了。

柏團長見了好不納罕。便說道。「怪事。怪事。這孩子怎麼這樣的傷心。本來也是啊。好端正的一個女子。又能聽見別人說話。自己却一個字說不出來。無論教誰攤着。也是要非常難受的啊。況且一個女孩子家。正在活潑的時期。更要加倍的着急。但我又看她那般景象。其中又必有一段別的情由。我真是替她難受。並且我很惋惜她。不能把她的苦處告給我聽聽。」又過了半點多鐘。吳素拉從外端進來。一盤烤鹿肉。及一碗生菜。偷

偷的將一個小紙條。隨着茶碗放在桌子上。與團長使了個眼色。向紙條一瞅。又向旁邊靠廚房的窗戶上。送了一眼。立時出門去了。柏團長已經看見那女店主。立在靠廚房的窗戶後。以竊聽屋裡的動靜。所以如今立時懂得女孩的用意。乃是教自己念那紙條時。不要出聲。更要小心。不可使那老婦人看見。遂將紙條用手在桌面上滑到眼前。只見上面用鉛筆抖擻着寫的道：「先生呀。你宿的是一個賊店。今夜裏人要殺害你。請先生多加小心罷。天主要搭救先生及我的性命。」柏團長這一驚非同小可。立時就要打算着逃跑。或簡直的和他奮鬥。到底他只是半信半疑。不敢決定是真是假。

不多時。哈士加提着一個皮包。從外邊進來。裡頭盛着團長夜

間應用的東西。柏團長怕那婦人聽懂自己的話。便用匈牙利語。和哈士加談話。遂不慌不忙。將剛才遇着的事情給他說了。並把那紙條的內容。給他講了個明白。哈士加聽了只嚇的張口吐舌。登時滿臉發黃。沒有一點血色。團長道：「事已至此。祇得將計就計。切不可喪了胆氣。要把他看當是一個不足掛齒的小事。仍舊要喜笑着談話。若我們先現出一種驚慌的神氣。被那女店主看出破綻。起了疑心。拿出那疾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來。那還了的。」哈士加一聽這話。立時破口大笑。只笑得驚天動地。就好像他主人說了一樁極可喜的軼事似的。團長說：「笑就是了。又何必用這麼大聲。你先出去把我那兩桿雙筒手槍拿來。好預備着防禦急切的攻擊。在這牆角上掛着的大

刀。也是殺敵的一種利器。如今你快去先在那屋裡查看查看。有沒有使人犯疑的東西。如兵器贓物等。再看看有沒有埋伏的人。我們能不能從無論那一個地方脫逃。我給你望着那婦人。教她不得偷看你的動作。若我一見她從廚房裡出來。便將她喚進來。和她不住的閒談。直到你回來爲止。」哈士加受命去了。過了一刻鐘的工夫才回來。將快槍放在桌子上。面上的顏色。已是白一塊。黃一塊。只見他哆嗦着說道。「我剛才所見的。已足夠證明這是一個賊店。靠着馬棚有一間小破爛屋子。看樣是爲覓工們住的。我進去細細的查看了一遍。見在牀底下有一個隧門。我把牀往旁邊一搬。開了隧門。緣着梯子下去。你道我在那裡見了什麼。有各樣的衣服。布的。絨的。綢子的。上

面都染滿了血跡。有一個死尸。看樣是一位很尊貴的客人。穿一件白綾子背心。正在護心的一塊上。有一個被刺刀穿透的刀口。從刀口裡湧出一股鮮紅的血來。將白背心染上了一個紅道。我一見了這個。只驚的魂不附體。團長。我們落在賊窩裡。是半點無疑的了。至於逃跑是跑不了的。大門鎖的牢牢實實。鑰匙呢。我想老賊婦一定收藏在一個掩實地方。不肯輕意拿出。四圍的院牆。又高又堅固。萬不得跳越的。況且就是我們逃出去。還有我們的馬。撇在這裏。早晚免不了被賊人刺死。無論如何。我是不願棄捨牠們的。這裏還不知有多少賊。我想到了時候。那些藏起的。一定是都要出來的。團長說。『就讓他來個一打兩打的。有什麼要緊。但我還是想。不如趁着光女店主

自己在家。這時向她討了鑰匙。開了大門。然後我們從從容容的騎馬出去。因為他們雖然自己尋死。我們仍是不願意殺人流血的。

第六回 裝憨態主僕籌禦敵 施巧計母子反被擒

當下柏團長定了開門走出的主意。遂叫道。「哎。店主太太。請過來有話對你講。」那婦人應了一聲。是急忙進來說道。「不知客人有何吩咐。」正這時候。忽聽大門上乒乒乓乓重重的响了三聲。婦人遂說道。「噢。店主來了。我得趕快去給他開門。請先生暫且等一等。」柏團長道。「請先去開門要緊。這裏的事。一回再辦。」遂一手端着燈。將婦人送出門外。假當給她照路。其實他特意要看看來人。是光店主一人。或是還來了別的賊。

徒。及至進來一看。原來是店主自己。團長便和他見了禮。這人便說了一些失悞招待的話。二人進了客屋。團長仍舊在原處坐下。眼前擺着那兩桿錚明的快槍。被那暗慘的燈光一照。越使人驚心駭目。團長遂和店主談起話來。給他講自己在戰陣上的種種經過。直說得興高彩烈。並沒有半點憂慮的態度。哈士加這時餵好了馬。也來到屋裡。靠別的一張桌子坐下。團長遂又用匈牙利語。向他說道。「你的晚飯要吃的越早越好。吃了以後。立時去問女店主。我該在那裏睡覺。然後將我的皮包搬過去。收拾好了。便立時求着去睡覺。隨後就到你自己的屋裏去。但該時時刻刻的小心。幾時你見我不來在這屋裏了。你便偷偷的走到我的睡覺屋裡去。千萬不要忘了帶着你的那

兩桿快槍及腰刀。」哈士加去吃了飯，問明了團長睡覺的屋子在那裏，將皮包搬了過去，轉身回來，裝了個極困倦的樣子，不住的大張着口打呵欠。店主便大笑着說：「你大張虎口，就如得吃人的一樣。」哈士加笑着答道：「我就得吃你呢。」停了一會，又說道：「不要鬧趣咧。店家主人，我實在瞌睡的不行了。快指給我個地方，教我睡覺去罷。我實在儼壞了。今早晨天還不明，就起了身，直騎了一天馬。如今只覺着混身發懶，恐怕一覺睡到出太陽呢。請你明天早早的喊醒我，省的耽悞了餵馬。可是你得用大聲喊，不然我睡的太死，恐要聽不見呢。」店主聽了心中暗暗得意，以爲先將他安排妥當，然後再來處理他的主人，遂滿面陪笑說道：「就是罷。望你一夜平安。」急忙端燈給他照。

着。用手一指道。「請就在緊靠着馬棚的那間房裡安歇罷。」哈士加去了。店主又回到屋內。柏團長還是繼續着同他談話。但那店主不住的用極偏促不安的目光注視桌上的快槍。團長陪笑道。「店主看着這快槍好嗎？」店主連聲答道。「真好。真好。但我以為先生可以把他裝在槍袋裏。不必在外邊顯着。因為在咱這裏是絕對用不着這傢伙的。不是我在客官面前噴大話。在世上恐怕沒有比咱這房子再全安的。」柏團長說。「店主絕不是說大話。我也相信這房子是極其安全穩固。並用不着護身器械的。但我時常都是這樣。況且今天這兩桿槍。都吃滿了子彈。若放在別處。偶一忘懷不慎。便有性命之危。」店主道。「既然這樣。我可以替先生把牠鎖在牆櫃裏把鑰匙

給先生帶着。如此萬無一失。」團長微笑道。「噢。不用店主費心。我要把牠帶到寢室裏去。擺到牀頭的小桌上。這乃是我們的常態。」店主沈思了良久。在屋內走了好幾個來回。末後伸頭向桌上一望。驚訝着說。「你看這是怎的。我光顧和先生說話。也沒仔細看看。先生喝的這不只是茶水嗎。咳。我老母親太好忘事了。他一定還沒有給先生酒吃罷。待我到地屋裡去。拿幾瓶子我藏起來的好酒來。我們兩個痛飲幾杯。」說罷。出門向着廚房大聲喊道。「母親。你怎麼忘了給這幾位尊客燙酒來喝。快快的端着燈來。同我到地屋裡去。將那兩瓶頂好的酒拿出來。那是我特意收藏起來。早晚等着來一位尊客才喝的。」柏團長聽他這一段佳話。心裡想道。「這東西一定是不

懷好意。他要給我濛汗葯吃呢。或是簡直要毒死我呢。」正在這裡納悶。忽見店主一頭闖進來叫道。「哎呀。先生啊。快來相幫我罷。我的老母親。給我端燈照着下樓梯。不料失了足。連人帶燈一齊摔下去了。還不知現在是死是活。先生。求你爲天主的緣故。幫助我把她拉上來。」團長說。「助難救急。這原是應當所爲。請你端着這桌子上的燈。頭前引路。」兩個走到地屋子門口。團長一看。那門原來是就平地。下向上開的一個鐵門。堅固非常。店主向下一指。難受着說道。「先生。你看我可愛的母親。那不是在那裡躺着。連一動也不動了。」柏團長此時心中祇是忐忑不定。不知他真是吊進去的。或是假裝着。好將自己騙到地穴裡去。遂在梯子頂上說道。「店主。你端燈請你頭裏

走。給我照着路。因這地方大窄狹。別給我折斷脖子。」店主遂往頭裏走。正這時。藉着那慘淡的燈光一照。只見從店主的褲袋裏。露出一個砥鉦。明亮的刀尖來。心裏想道。如今可看破你們的歹意了。原來這狠心的賊子。想將我誘入地穴。趁着我在那裏相幫那賊婦的時候。他便給個措手不及。一刀將我刺死。不免暗暗嘆惜他們的無知。遂高聲喊說。『自古道。害人如害己。』說罷舉起拳來。照定店主的後心。狠狠的一搗。只聽鼓咚一聲。那店主連燈帶人。一遭滾將下去。柏團長急忙上來。將門一閉。把那大鐵腰門。緊緊的關好。教那兩個賊男女。插翅也難飛了。

第七回 說細情啞女能言 進大門賊徒中計

却說柏團長關了鐵門。走出門來叫道：「哈士加。哈士加快來。」哈士加疾速出來。雙手揹着快槍。口內咬着雪亮的腰刀。看他那付裝束。好像一個匈亞利的馬兵。要和敵人角鬥的一樣。柏團長從從容容的含笑說道：「如今已用不着兵器啦。賊婦賊子。現在已成了入籠的鳥。都被我關在地穴裏了。」哈士加一聽。遂喊了一個得勝的口號道：「維多利亞。Victoria 這樣說。炮台是已經被我們佔領了。如今我們要窺探窺探。到了急迫的時候。是否可以把守。最先應把鑰匙找出來。自己存着。然後再講別的。」說完遂走到廚房裡。各處搜找。到末了見在一個破瓦罐底下扣着哈士加嘻嘻的笑着。將鑰匙放在一個盤

子裡。雙手托到團長跟前。深深的鞠了一躬。將鑰匙獻上。就如敗軍交割城池的一般。如今他們先要搜查搜查。在第一層樓上有什麼東西。遂沿着一條狹窄的石梯。走了上去。穿着一條小窄過道。在各屋裏探視。好看。看。在裏邊有賊人藏着沒有。忽然走到一個屋門。聽見裏邊有念經的聲音。二人遂停住了脚步。只聽內裏有一個良善柔和的聲音。念道。「天主呀。求你可憐那位可敬的先生。及他的忠信僕人吧。求你救他們也救我脫離了這個可怕的地方吧。」柏團長推開門一看。驚訝着問道。「吳素拉。剛才在這裏熱心念經的。就是你嗎。怎的。你不是個啞吧嗎。」吳素拉答道。「敬愛的先生。我那裏是個啞吧。他們光是強迫着我這樣。這些兇惡的東西們。頭几天在這裏害死

了一個外來客人。並且向我說了。只要我在一個客人面前。說出一個字來。他們便用同樣的手段對待我。」柏團長遂安慰她說道。「孩子。你可以放心。店主和女店主。再不能難爲你了。他們如今正在那裡作着難哩。」孩子一聽驚道。「哎呀。先生。你當緊的別要了他們的命罷。」團長道。「還沒有。我光是把他們鎖在地穴裏了。你來隨我到屋裏去。如今我們可喜歡罷。你也給我說說。你怎樣來到這裏的。」孩子道。「先生。我們現在還不算安全。因爲在這樹林裏。藏着大約有二十多個賊。今夜裏還有十幾個到這裏來。因爲我見女店主預備了十幾個人的飯。先生還要隄防着。千萬不要教那些可怕的東西們進來。」團長聽了卽時說道。「哈士加來。我們去找一個避身的地

方埋伏下。我想他們來時。別沒有入路。一定得從門裏進的。」孩子也說道。「是的。祇是從大門裏可以進來。一總的窗戶。都有鐵格子當着。在房角裏。有個樓台。賊們都叫他燈塔。若是店主知道在那一夜裏必有賊來。他便在台上點一盞燈。好叫他們容易找着正路。趕他們來到門口時。照例都是敲三下子。這裏店主或女店主。便去開門。」柏團長說道。「好罷。若他們不是十幾個一齊來。我們就不用開槍。可以放他們進來。若一次僅來幾個。爲我們算不得一回事。進一個。殺一個。進兩個。殺一雙。我們要給他們預備着一番極熱切的歡迎。你且先去看一看樓台上的燈。灼着沒有。」哈士加出去一看。即時回來。微笑着說道。「店主先生及老太太。都是極按時刻極有信用的。已

經在他們入地穴以前。早就點上了一支嶄新的臘燭。照的外真是明亮。恰好能教我們看見來到的賊有多少。」柏團長聽了說道。「好。你來跟我到院裏去。我們要快快的預備預備。」說罷。立時將大氅脫下。露出號衣來。又說。「諒他們看見這馬兵的軍裝。就已經要驚慌失措的。」哈士加你快去找些繩子來。我們要把這些東西一個一個的綁起來。」

停了一刻。忽然聽見大門上打了三下。哈士加赶忙上樓台一看。立時下來小聲說道。「祇來了兩個。」柏團長也用小聲說道。「你先去開了大門。開門以後。你便躲在門後邊。待我把第一個進來的拿下。然後你可就勢將第二個擒起來。先把燈籠放在門後預備着。」哈士加遂去開了大門。將身向門後一躲。

柏團長在一邊等着。那第一個剛剛進了門口。團長火速上前抓住他的脖子。用快槍指着心口。厲聲說道。「你是願意投降呢。還是要死。」這賊一見了這馬隊的軍官。只嚇的魂不附體。遂俯伏在地。苦求團長饒命。這時哈士加早已把第二個摔在地下。一霎時這兩個盜賊已被主僕二人縛鷄般的綁了起來。扔在路旁。團長用槍指着他們說道。「若你們只動一動。或嚷一聲。我立時把你們槍斃了。」待不多時。門上又重重的响了三下。哈士加又疾忙登樓一看。見又來了兩個賊人。肩上背着幾個重大的衣包。立在門外。遂快去開了大門。兩個賊人向裏一走。仍是被二人分別拿下。綁捆起來。這位神勇的團長。及他的那忠實的同伴。一夜未曾合眼。各人佔好了地勢。靜待拿賊。

但從第二次擒獲以後。再沒有第三次來的。到末後哈士加等的不耐煩了。說道。「不知爲什麼沒有來的了。難道走露了風聲不成。但無論來與不來。我想這些惡東西。是脫不了受罰的。」

第八回 見救兵士加喜出望外 認舅父美林備叙來由

二人在門口立了一夜。直覺着又飢又冷。晨鷄報曉時。只聽得北風嗚嗚的響。涼氣侵骨。好容易的等到大地上面的黑暗。漸次的斂跡。從那密松的孔隙裏。向遠處望去。只見東方已經破曉。天上的雲彩。紅一塊。綠一塊。剎那間。一朵彩雲捧着一輪火珠般的太陽。離了山頭。滿被着露水的大地。陡然間像水晶撒徧了一般。耀眼錚光。哈士加遂說道。「我們如今可以起身走了。」到底團長說。「現在天雖然明了。但我恐怕爲我們還有

大危險呢。你也聽那孩子說了。在這個樹林裏有二十來個賊徒。若我們這樣走出去。在我們不料想的時候可以無論從什麼地方飛來一個炮子。落到我們身上。但那發槍的人。我們反一點看不見。所以我要先打算打算。該怎麼個辦法。」才說到這裏只聽哈士加驚異的叫道。「噯。怎麼我聽着有許多馬蹄得得的聲音。怕是全夥的賊人。分馬步二路都來了。」說罷一氣登到樓台上。向四外一望。只見他喜的手舞足蹈。雙手拍着。鼓咚咚的跑了下來。大聲說道。「可好了。可好了。那原來全是我們的人。來了一大隊馬兵。」遂急忙將兩扇大門開開。不多一時。大隊人馬吹着軍號。嗚呀嗚呀的走進院來。見了他們的團長。及同夥哈士加。各個都很親熱的樣子行了禮。末後

那隊長就說道。「我們從昨晚一直到如今。爲團長非常的掛心。因爲團長時常作事。都是那樣的準確。但昨日到了預定的時刻。還沒回來。那時我們心中已經生了疑慮。及至又等了一點多鐘。仍不見回還。我們就恐怕團長在樹林裡走迷了。或是落到樹林內大夥賊人的手裡去了。我們遂都騎上了馬。點着火把。來到這黑樹林裏。找了多時。末了。找着兩匹馬的脚印。我一看就說道。這準是我們團長的烏兔馬的脚印。附近又沒有一匹馬。那裏來的脚印。於是我們就隨着脚印走。隨來到這裡。」團長因說道。「我們可感謝天主。教我們又會到一齊。我也很謝謝你們受的辛苦。」哈士加叫道。「噢有了。我道賊們祇來了四位。再不來了。原來叫你們把人家嚇散了。」柏團長

將自己和哈士加所經過的種種事情。給他們簡短的述說了個大概。遂後出命道。「將這四個囚徒好好的看守着。再將關在地穴裏的兩個店主。牽將出來。和這四個綁在一齊。所藏賊物的大小房間箱櫃等。一概折毀。屋裡一定還藏着食物酒漿等等。你們可去把他吃喝一空。」這時馬兵們各人把馬拴下。遂去依令行事。另外末了的一句。恰好了他們的心事。更喜不可言。進去把女店主給賊人預備的烤肉。烤餅。吃的一乾二淨。又去找出好酒來喝了。地穴內兩個店主。早有五六個兵士進去牽了出來。給團長看了。遂交給守兵看視。那店主見了團長。又羞又惱。恨不能一頭碰在地裏。此時柏團長便走到女孩子那裏。很感謝她救命的恩典。遂後領着她來到有樓台的那間。

樓房裏。見裡面拾掇的倒也整齊。遂滿面堆笑說道。「親愛的孩子請你坐在這把安樂椅上。緊靠着我。談談你是怎樣來到這裏的。我想你決不能是那個賊店主的女兒。或是那老賊婦的孫女。」孩子笑着說。「敬愛的先生。我的名字不是吳素拉。我叫美林。我是被賊人瞞着我母親搶來的。我的父親在二年以前已經死了。他叫男爵格律納。」柏團長一聽這話。立時將兩手一合。叫了幾聲天主。然後向美林說。「這樣說你是我姐姐的女兒了。我便是你的舅舅。噢。你就是我日夜想念的美林呀。我做夢也想不到你會在這裏。當我臨去打仗的時候。我在你家裡。頭一次并且也是末了的一次見了你。那時你還在搖籃裏。我還把你擎到胳膊上。抱了抱。哎呀。你真是天主給我打發

來的天神。天主用你救了我，免了兇死。」他說到這裏，遂仰面向天默默的停了一回。這時美林也在那裏念經，喜的兩眼不住的流淚。柏團長不住的說道：「可感謝天主，教我及把你找着了。噢，不知我的姐姐，你的母親，將來要多麼喜歡呢！」一邊說着，一邊將美林攬到懷裡，滿眼的喜淚，落在她那蘋果似的臉上。這時他們的眼淚，都混和在一齊，竟分不出是誰的來了。柏團長又問道：「到底你是怎樣被搶到這裏來的呀？可愛的美林。」美林就說：「咳，想起當時的光景，真是教人心驚肉跳。有一天一個兇狠的漢子，走到咱的家中，遞給我母親一張字據。母親便叫了司事去，同他講話。那漢子說了些極不中聽的話。母親遂教我離開他到園裏去。我剛走到園裏，忽然又來了

一個醜漢子。把我抓住。用手巾給我塞着嘴。將我攜到臨近的樹林裏。在那裡已經早有一輛馬車預備好了。二人領着我上了馬車。一直將我帶到這裏來。」說着團長遂領着美林下了樓。來到院裡。把囚徒們指給她看。美林仔細一瞧。說道。「那個有黑捲毛的。是給了我母親字據的。那邊那個有紅頭髮的。是把我搶走的。」團長先同美林略略的吃了一點早飯。遂後便命馬隊起身回營。兵士聞令。各人收拾好了。執轡上馬。團長叫美林同自己坐在馬上。教六個強盜倒背手綁着。夾在馬隊的中心。又命四個兵士暫且留下看守搶奪的東西。直到各處通知以後。等物主親自來領去爲止。柏團長同馬隊回營以後。將賊徒給了官廳。按法懲治。自己便帶着大隊一直回家去了。

第九回

維爾特實言稟縣長

羊角山喪良害親戚

官廳得了匪徒。第二天遂升堂。將六個賊人提上拷打詰問。衆賊們見事已至此。抵賴也是無益。遂皆不打自招。並說在樹林裏還有十餘個伙伴。當下官廳給保衛團下了命令。限三日內要將林中土匪全數拿來。保衛團領命。即時調了二百匹馬隊。去將那樹林圍的鉄筒相似。衆賊盜一聽大兵到來。都驚得亂竄亂滾。向四週一望。徧地皆兵。各個心驚胆戰。自知萬無脫逃之理。正在那裏商議如何投降。如何可以幸免。忽聽得嘩啦一聲。官兵闖進了樹林。各個措手不及。祇得束手就縛。原來留在這裡看守贓物的那四個兵士。聽知剿匪的大兵到來。便暗暗的出去打探衆賊的動靜。見他們正在一個園裏聚議。遂去

報了官兵。立時去了五十個兵士。雙手拿着快槍。偷偷的圍了園子。賊們毫不知情。當時將十餘個賊綁成一串。又去將贓物裝載車上。將賊巢放火燒了。然後衆兵士回城。稟命把賊及贓物交給官府。官廳一方面命將搶物收存。往四鄉撒出布告。教物主來領。一方面又命將賊衆提堂審問。先問賊首姓字名誰。何處人氏。爲何當盜。已當了多少時候。並問捏詞討債。盜人女童。這有什麼用意。是誰最先提議的。賊頭見事已至此。瞞昧不得。只得照實稟道。「小人名喚維爾特。衛吞埠人。只爲貧困所累。遂在鄉裏聯合同志。到這樹林裏作賊。各人雖有住處。但平常以店主的房屋爲聚會的總機關。並用爲截留在林內走迷了的客商。我們十餘人。白日在林裏藏着。黑夜就出去打家劫

舍搶來的都是些應用之物。絕沒幹出害人傷命等事來。」剛說道這裏。只見縣官將警堂木一拍道。「胡說。你這明明的是欺哄官長。現在你們刺殺的客商。還停靈在外。可以拿來做證。並且柏團長若不是他外甥女兒給你們撒了消息。也必被你們傷了性命。你如今反說總沒傷人。左右快打嘴。」賊頭急忙說道。「刺殺旅客。及想害團長之事。都是店主所爲。與小人毫無干係。」只聽店主插嘴罵道。「好一個不要臉皮的東西。我們種種的設備。那一樣不是你領頭接排的原說的是各司其職。得賊均分。如今你反要一推六二五。把不是都陷在別人身上。我想大老爺萬不能如你那樣糊塗罷。」縣官道。「你們既然同夥做賊。有福同享。有罪自然也該同受。何勞你們分

辦。」遂催賊首道：「快給我講說盜孩子的事情。」賊首稟道：「這事是在二年前。有位陶雨肥先生。打發一個下人來到樹林裏。向我們商議事情。說主人有個仇人。家中上下無人。只有母女兩口。若你們能將她的女兒搶來養着。不許害她的性命。更不許她回家。主人要常常的接濟你們槍械。並且過十年以後。還要贈送十萬元的賞金。當時我以爲既不害人。又可得大宗銀錢。遂和來人立了一張契約。然後又設法將孩子偷來。托店主終日優待。這就是小人的良心實話。求大老爺考察。」縣官聽了這一片話。情知中間必有曲折。遂喝令退堂。命將賊囚暫且押在獄裏。又叫了兩個暗察來吩咐道：「今天差你們兩個出去察問在店裏被害的是誰。再察察陶雨肥是何處人氏。探

訪明了。疾速回報。以便遣人去拿。」二人領命去了。到了次日過午。二人方才回來。見了縣官稟道。「那在店裏被害的。據說也是圍吞埠人。名叫高羅。數年以來。在一個銀行裏管賬。素日裏行爲。十分鄙劣。聽說吃喝嫖賭。無所不爲。前數月在行裏和同事們打牌。一夜輸了五六千元。他那時手裡花的分文沒有。但又不說自己沒錢。遂拿着櫃上的錢。還了債。從此心中日夜不安。不料到末了。竟偷帶了一千多元鈔票。半夜裏逃走了。走時又不敢在大路上走。遂繞着彎子從樹林裏走。不幸又走迷了。遂宿在賊店裏。竟被害死。」縣官道。「怪不得我見賊裏還有一大宗票子。這一定是他拐出來的了。如今也只得一方面通知銀行裏來領鈔票。一方面再通知被害的家中。教他來領。」

尸首是了。但陶雨肥的消息怎樣。暗察道：「探得這陶雨肥本來叫羊角山陶雨肥是他假造的個名字。據說是城東七十里堡人。原來還是被盜女童的母親格律納夫人的一個親戚。格夫人除了她兄弟以外。只有這個親戚。羊角山以爲格律納男爵及他的兩個兒子並格夫人的兄弟都已經去世。留下這偌大的一個家產。只有她小美林賄受。心中以爲倘沒有這一塊肉。這家產豈不是自己獨得。遂一心要將美林除去。得要設法殺害。又不敢使無罪的血。腥了自己的手。以喊天主降罰。末後想了一個和賊私通。託賊偷孩子的法子。現在他在家聽說賊窩被勦。知道自己的奸謀敗露。早已逃之乎也了。」縣官一聽羊角山這個名字。心中暗暗驚詫道：「原來還是他。前年我到

縣接印的時候。見他一面。聞說這人雖然富有。但是吝嗇無比。不料如今竟辦出這節事來。」遂說道。「既然如此。還得煩你們二位出去走走。」暗察道。「訪問住處來歷。都有路可尋。小人還能辦得到。至於究緝逃犯。這偵探的手段。小人焉敢領命。我想這事。使我們的暗察長于巧辦理。真是易如反掌。縣官遂差人打電報。專等于巧回來探訪了。」

第十回 見生客于巧懷疑 識舊人羊翁服罪

且說于巧是城西于家集人。離縣城一百多里。自幼就在縣衙內當差。後來因爲閱歷深透。遂陞成暗察長。年年在外邊辦案。免不了要得罪下些仇人。這日正在署裏和縣官談話。忽然從家中來了一個電報。說家中被仇人放火。將房屋燒的一乾二

淨。于巧一聞此事。又驚又恨。立時向縣官請了假。討了四個憲兵跟着。火速登程。到家一看。見燒得寸草不留。幸虧未曾傷人。遂將地保隣人都傳了來。詰問這事的來歷。都說半夜起火。村內的人都從夢中驚醒。祇知急忙救火。誰還去問問怎麼的。個來歷。當時連本家的人也摸不清是怎麼起的火。後來見地下有掉的火硝硫磺等物。才知是仇人放的。于巧用盡了平生的本領。費了兩三天的工夫。才訪着是本縣東邊的一個姓魏的。第三日下午。正要起身去察這魏某的下落。忽接到縣裏的電報。說有要事。命他疾速回去。于巧以爲公事要緊。祇得收拾妥當。領着從人卽時起身。才走了三十多里。來到撒加埠。已有張燈時分。于巧乃同四個兵士進了客棧。洗了臉。吃過飯。又閒談。

了一回。看看要到十二點。四個兵士。皆已睡下。但還不曾睡着。于巧心中不住的猜度衙內到底出了什麼要事。欲睡又睡不着。遂起來在燈下看一本偵探小說。忽然聽見店小二在門外說道。「現在各屋都住滿了。光這三間屋子還剩下一間。請先生在這裡歇罷。」遂走進門來。在于巧對門的一間屋裏。擰灼電燈。將行李搬進去。把牀拾掇好了。說道。「現在廚房裏已經息火。請先生明早再用飯罷。」說完交了鑰匙。出門去了。于巧一見這客人半夜進店。不免又動了偵探的心思。遂過去一欠身道。「先生辛苦。」那人忙答道。「好說。沒有什麼辛苦。先生也是今日才來的麼。」于巧道。「是的。」遂坐下同他談了一些家常。細看這人的裝束行李。絕不像一個客商。更不像辦公事。

的。且言語之間。半吞半吐。懷着一肚子鬼氣。倒很有些逃犯的氣像。心裏想道。這人莫非和那放火的有些干係。又想道。不能。不能。于家集到此不過三十來里。我到家已有三日。犯人那有不走之理。心中想了一回。忽轉念一想。我何不問他一問。即便不是。於我也沒有什麼損失。遂說道。「和先生談了多時。敢問貴姓。」只見那人吞吐半晌。說道。「我姓我姓魏。」于巧一聽這魏字。和那放火人的姓恰好相合。不由的更增了疑惑。遂又問道。「魏先生。貴府是那裏。」這客人見他又問。便現出一種極不耐煩。不自然的恣態來。但仍是強笑着答道。「小地方就是本縣城裏。」于巧心裏道。「這麼一說。其中更有些蹊蹺了。我于巧在城裏住了十餘年。不要說官商學紳四界。即那婦人

孺子。那有個我于巧不認識的。況且說話明明是東方口音。這又是更瞞不得我的。」想來想去。以爲這一定是那放火的犯人無疑了。想到這裏。計從心起。遂拿出錢來一看說道。「哎呀。已經一點了。請先生安歇吧。」說罷欠身出來回到自己房裏。見四個兵士都還沒有睡着。便小聲向他們說。「那人姓魏。並且言語荒唐。一定是那個放火的犯人。得要此時將他拿下。一來還沒有確實證據。二來怕驚動了店家。夜裏無法措置。不如到明天他起身以後。你們四個可在後跟着他。直到城外無人之處。便趕上說他是個奸人。就勢將他綁起來。不管三七廿一。架到公堂就是。」到了次日。天還未明。果然那人叫了店小二來。付了店錢。帶了行李。出門走了。四個兵士早已預備妥當。見

他走了。卽時跟了出來，出城走了不到半里路。向前大喝一聲。住下。過去不用分說，綁了起來。遂架着直往城裏。任憑他如何叫苦。如何咒罵。衆兵士裝聽不見。一直來到縣衙。那時于巧早已從間道回了公署。見了縣官。說了路上遇放火疑犯。託四個兵士逮捕的話。縣官也將辦的盜案。及羊角山設計偷女。現在已經逃走的話向他說了一遍。並命于巧在三日以內。務要察出羊某的下落來。于巧正在這裏發愁。忽傳道捉了人來。縣官情知是放火人犯。急忙坐堂。及至那人進來。注目一看。驚異道。「這不是羊角山麼。這明明是已將設計偷孩子的好人捉來。怎麼反說是放火的犯人。」于巧在旁邊怔了半晌。也摸不着頭腦。原來羊角山設計偷孩子以後。良心日夜不安。及至盜案

發了以後。聽說官家出票逮捕他。得要逃到外省去。又捨不了自己的家產東西。所以雖然跑出來。也祇在臨近的地方閒游。打探風聲。還想着待這事壓下以後。再回家過太平日子。當時手巧問他姓名。他想了半天末後因爲他的夫人姓魏。遂也說自己姓魏。竟以此被逮。當下縣官指着罵道。「羊角山你家中素來富有。誰人不知。你還不知自足。竟肯喪盡天良。謀奪人產。你親戚屢遭不測。你不但不去慰問。反忍心將她視若性命的女兒。陷到賊人手裏。看你處心作事。真連狗彘不如。但上天有眼。賞罰不爽。教你自投羅網。現已提到本堂。你還有何話說。」羊角山聽了判官這一段明言。早已良心發顯。又知道縣官認得自己。所以絲毫不敢抵賴。只是俯首請罪。當日判官寫了招

狀。命人將羊角山押在獄裏。到了第二日下了判決書定了罪案。捉來的大小賊徒。盡該槍斃。羊角山後來因格律納夫人的哀懇。僅僅的免了死刑。將他的家產一半沒收充公。一半歸格律納夫人。本人罰了十年監禁。這一場案子。到此便作了一個終結。羊角山後來仍死在監獄裏。

第十一回 見弟弟夫人哭訴往事 會媽媽淑女喜道闊衷
話說柏團長當時將團部的事務。交給了副官代理。教美林按着男爵小姐的分位。換上衣裳。帶着她一同到喀林瑙去了。柏團長因爲他姐姐常常當了自己死了。所以在自己親自去見她以前。要先使別人去向她通知。然後自己再去見她。並告訴她美林現已來到。因此同美林先到司事那裏。下了馬。走了進

去。這老司事乍見了二人。只喜迷了。也不知用什麼話。才可以表達出他心裏的喜樂來。遂沒等的和團長交言。早已跑到格夫人那裏。報喜信去了。那時夫人正坐在一把沙發椅上。看着一本小書。從那慘淡的面色上。現出哀痛的神情。司事進去。先不敢說美林的事。怕她喜歡的死了。只給她說她兄弟柏團長。現在還活着。並且已經來到家門。格夫人一聽這話。喜的如夢中之夢。抽身向外就跑。要去見她兄弟。這時她兄弟已經走了進來。格夫人大伸開胳膊。一步跳了過去。雙手摟着她兄弟的脖子。叫道。一親愛的兄弟。果真你還在着哩。可讚美的天主呀。如今我在世上還有個近人。不是光我孤獨一人了。」柏團長遂走到屋裏。同他姐姐坐在安樂椅上。求她說說。從自己出發

以後。她在家裏遭遇的什麼事。格夫人遂一行流着淚。一行說了她那親愛的丈夫。如何忍耐了各種的痛苦。全隨了天主的聖意去了世。她那兩個極有希望的兒子。如何被天花瘟疫致死。並說了她那剩下的唯一的女兒。就是她全心鍾愛的美林。如何在臨近的河裏淹死了。一邊說着。那眼淚就像一串斷了線的珠子。止不住的直往下流。團長聽她叙說的時候。也難受的吊了一些眼淚。等到她說完了美林的事。遂說道。「美林落到河裡淹死。依我說這事還不準確呢。因爲既是淹死。爲什麼沒有看見她的尸首。」格夫人一聽這話。立時那滿臉的愁紋。消去了大半。從那含淚的兩眼裏。射出一些活潑快慰的光芒。說道。「哎呀。天主啊。若能教我在閉上眼以前。還能在這個世

界上。看見我那親愛的孩子。爲我算多大的幸福呢。」柏團長道。「美林實在還活着。這個你不用含糊。她一定沒有淹死。不過光是被盜賊搶了去。把她帶在一所賊巢裏。我們的叔兄羊角山。便是這事的主幹。」美林的母親一聽這話。只嚇的面色如土一般。不禁的放聲大哭道。「教她住在惡人當中。還不如她死了好呢。省的靈魂肉身要敗壞起來。天主呀。可憐她吧。」柏團長道。「親愛的姐姐。對於你說的這番高尚的意旨。我受了心底的感動。但是你可以相信。她還是那個常常無罪的。潔淨的。和天神一般的美林。如從前一樣的美林。這事你自己也將要證明的。我如今已經從盜賊手裏把她救出來了。」格夫人立時歡喜的跳了起來說。「哎。我的天主。如果這樣。我得有

多大的喜樂。以前我沉在黑暗的愁苦的海裏。如今你又給我送來了光明。親愛的兄弟。快給我細細的說說。你是不是已經見了她。她也許離我不遠罷。兄弟呀。你快領着我到她那裏去罷。」柏團長遂起來走到門口。才一開門。只見美林如同喜迷了的一樣。兀的進來。一頭撞在母親懷裏。不知道說什麼好。光叫道：「媽媽親愛的媽媽。」她母親一見。如重得了自己的心肝一樣。叫道：「美林我極親愛的孩子。是你就是。我如今又得了你。咳。天主呀。我感謝你。我對你有說不出來的感謝。」她那時眼裏的喜淚。流了也不止兩碗。將孩子抱在懷裏。緊緊的摟着。口內不住的說感謝天主的話。到末了。格夫人說道：「親愛的孩子。你快在這裡坐在我和你舅舅當中。給我談談。你在那些

惡人那裡。經歷的什麼事兒。」美林連喊了兩聲天主呀。天主呀。然後說道。『當時母親命我到園子裡去。我出去剛剛走到園子的盡頭。忽然來了一個大漢子。惡恨恨的將我抓住。隨後又來了一個。他兩個把我拖到一個馬車上。我那時嚇的幾乎要死。已經不省人事了。但恍恍惚忽的。見那車在樹林裡彎彎曲曲走了許久。來到一所極可怕的房子裡。那老女店主出來和和氣氣的向我說了一些見面親熱的話。她也說了。她從多日以來就很想我。更勸我不用涕哭。說着拿了一些糖果來。放在我跟前。住了一回。又拿了咖啡。白糖。及她隨身常用的酒來。她一邊笑着。一邊強迫着我爲祝她健康。至少要喝一小盅。但她無論如何勸說。我是耍命不喝的。隨後她又領着我走到一

間小屋子裡。裏邊按排的倒也極其精緻。她叫我坐下以後就說。「孩子你看。以後這便是你的寢室了。你看這牀做的多麼華美。上邊舖的不能再軟和了。」她也給我說。她要給我做點心。烤肉。烹雞。煎魚。對於我將要吃的東西。說了一大片。只說的津津有味。就像我們人在世上。除了吃喝以外。再沒有別的可喜歡的事一般。又教我換上鄉下姑娘的衣服。末了說道。「你以後完全屬於我們了。從今以後。店主就是你的父親。我就是你的祖母。」

第十二回 美林女繼敘別離 格夫人重謝主恩

他們兩個。用了各樣的法子。教我喜歡。但無論如何。我在他們當中。總是住不慣的。終日所渴想的。沒有別人。就是我親愛的

母親。從他們的口裏。總聽不見一句道德的話。他們早晨。晚晌。吃飯以前以後。總不念經。在全院的屋子裡。找不出一本書來。他們一說話。不是說銀錢。就是說財貝。不斷的誇獎自己的本領。辱罵全世界上的人。我總不願意同他們談話。見了他們。便非常駭怕。我終日裏。不願意在別的地方。光願意在我自己的小屋子裏。從窗戶向外看園內的風景。時常的默想母親從前給我講說的那些好故事。哎呀。不知有多少次。我在夜裏一見月光照到我的屋裏。我便通夜流淚念經。若在不得不同那些壞人在一起的時候。我就不住的在心裡同天主說話。我常常想我們若能常常的同天主說話。天主也喜歡聽我們的話。這是多大的福氣呀。那兩個搶了我去的人。不斷的來住在店裏。有

時還領他別的夥計來。這些客人。比那兩個店主還利害。他們一喝酒就要喝醉。喝醉以後。必要摸紙牌賭錢。同時口裏罵出些極難聽的話。或唱些極污穢的歌。或老聲粗氣的說一些混帳話。說罷彼此鼓掌大笑。我雖然全不懂的。但我準知道凡那些惡人們拿着極得意的話。定然也是極壞的話。有時候他們彼此的吵鬧起來。便摸着茶壺茶碗。沒頭沒腦的亂摔亂砸。親娘呀。那種兇惡的光景。恐怕你夢着就要嚇死呢。末後還說下誓。要彼此的殺害。我一見了他們這樣。立時就驚的跑到我那小屋裏去。我本來也屢次的想過。怎樣能脫離了這個罪坑。無奈一總的窗戶。都有鐵柱子擋着。大門是無論黑白常常的鎖着。

有一晚晌。走進一個客去。彷彿也是在樹林裏走迷了的那人。穿着很體面的衣裳。帶着一谿子票子。正在半夜的時候。被賊人殺了。我當時在屋裡聽見那人喊叫的聲音。嚇的幾乎要瘋了。我疾速從屋裏跑出來。向那兇手們說。你們辦的算是一個極重大的罪惡。天主一定要罰你們的。但他們聽了我的話。並不在意。祇命我不要向別人說這件事。店主嚷道。你總不要同一個外客說話。我們要對別人說你是啞吧。說着用手抓着我的胳膊。把我拉到那個血淋淋的屍跟前。厲聲說道。你仔細看看。若你除了和我。及女店主以外。還和別人只說一句話。我要用比這個更厲害的法子殺死你。我從那裏回到我的屋子裏。雙膝跪下向天主說。哎呀。慈心的天主呀。你從前從獅子圈

裏。救了少年達尼爾。叫他在那些兇猛饑餓的獅子當中。如同牧童守着他的羊羔一般。你打發去一位天神。把他救了出來。咳。天主呀。你救了他。出了獅子圈。求你也打發一位天神來。救我脫離這個虎口罷。母親。我們那可愛的天主。竟允了我的祈求。果然打發了一位天神去。就是眼前裡你這可愛的兄弟。我的好舅舅。我的好舅舅。小美林越說越高興。竟忘了儻。她母親聽到這裏說道。孩子。這是真的。仁慈的天主。可憐了你。也可憐了我們全家。親愛的美林。天主使別人把你從我手裡領了去。爲免了你舅舅受賊人的謀害。可愛的兄弟。天主把你領到賊巢裏。爲救我的女兒。我常常的哭了我的孩子。以爲她是死了。這是爲我有好處的。我在這痛苦的日子裏。祈禱的比從前又

多又誠心。並且不想別的。一心裏光想天堂。親愛的美林。爲你也是這樣。天主使你在惡人當中。住了一些時候。也是爲你。有大益處的。你如今親眼見了那些不守誠命。不念經的人。他們犯多少罪惡。這樣教你更容易煩惡罪惡。重看善功。過了許多的苦難。天主又教我們得了安慰。把我的憂苦。變成了喜樂。悔恨不能的教我們看出來。天主各樣的安排。都是爲我們有好處的。巴不得我們常常的。連在困苦當中。也要深信將來必有艱難過去的一天。要深信天主將來要把我們一總的困苦變成喜樂。還要深信我們將來要爲一總的困苦艱難感謝天主。凡是天主做的種種的事情。都顯出他的上智及仁慈來。他該當受永遠的感謝。及無窮的讚美。

啞女軼事
啞女軼事終

公元一九三九年
中華民國廿八年
十二月第二次出版

啞女軼事
(每冊定價八分)

翻印必究

編譯者 薛田資司鐸

印刷兼
發行所
山東兗州天主堂
保祿印書館

87

44746

5

